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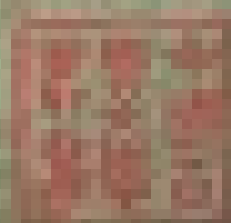
高適集校注

修訂本



高道集校注

卷一



〔唐〕高適著
孫欽善校注

高適集校注

修訂本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高適集校注(修訂本)/(唐)高適著;孫欽善校注.
—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4.9
(中國古典文學叢書)
ISBN 978-7-5325-7306-6

I. ①高… II. ①高… ②孫… III. ①唐詩—注釋
IV. ①I222.74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4)第 141264 號

責任編輯:祝伊湄

中國古典文學叢書

高適集校注

(修訂本)

孫欽善 校注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200020)

(1)網址:www.guji.com.cn

(2)E-mail:guji1@guji.com.cn

(3)易文網網址:www.ewen.cc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

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50×1168 1/32 印張 14.75 插頁 6 字數 365,000

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數:1—1,700

ISBN 978-7-5325-7306-6

1·2834 平裝定價:48.00元

如有質量問題,請與承印廠聯繫

前言

高適（七〇一——七六五），字達夫，祖籍爲渤海蓨縣（今河北省景縣南），里籍爲洛陽（詳後附年譜）。他是唐代著名的詩人，尤以邊塞詩著稱。

一

高適身歷唐武則天、中宗、睿宗、玄宗、肅宗、代宗幾朝，而成年以後的主要生活經歷及文學創作時期，則在玄宗、肅宗兩朝，尤其是集中於玄宗開元、天寶年間。

玄宗誅武、韋之黨取得政權之時，既有「貞觀之治」留下的物力基礎和開明的政治傳統可資承襲，同時也面臨着武則天晚年及中宗、睿宗時期由於政治腐敗，階級矛盾、民族矛盾激化所造成的嚴重危機。玄宗於開元初年勵治圖強，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，從而在開元中葉前後，出現了歷史上所謂的「開元之治」。

但是，「開元之治」畢竟是封建制度下的「盛世」。唐玄宗的改革，沒有也不可能觸動封建社會的本質。封建社會的種種矛盾，包括農民與地主階級的基本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，依然存在着和發

展着，無時無刻不潛伏着危機。一旦最高統治者放棄改革，走向腐敗，四伏的危機就會迅速爆發。自開元後期始，玄宗迷惑於昇平假象，以聲色自娛，荒於政事。正如天寶十三載他自己所說：「朕今老矣，朝事付之宰相，邊事付之諸將，夫復何憂！」（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七）終於造成貴戚、奸相、宦官既互相勾結，又互相傾軋，把持朝政，陷害忠良的局面。致使財政危機加重，民族關係緊張，階級矛盾日趨激化。

開元年間，唐對奚、契丹及吐蕃的戰爭，基本上是防禦性質的。進入天寶年間，唐玄宗好大喜功，諸邊將邀功求賞，輕安動兵的傾向有所滋長，如東北邊境，平盧、范陽節度使安祿山「欲以邊功市寵，數侵掠奚、契丹」（資治通鑑卷二百十五天寶四載）；在西方與吐蕃的關係，則輕安舉兵與抵禦侵掠兼而有之。玄宗窮兵黷武，炫耀威力，不聽王忠嗣「厲兵秣馬，俟其有釁」，以緩取之的切實主張，於天寶八載，命哥舒翰指揮各方聯兵六萬餘人攻石堡城，最後雖然收復了失陷八年之久的石堡城，却付出數萬唐朝士卒生命的慘重代價。

天寶十四載，發生了安史之亂，這是唐王朝錯綜複雜矛盾的總爆發。從此遍地戰亂，生民塗炭，朝廷流亡，赫赫的唐帝國幾於傾覆。邊境少數民族統治者也乘機內侵，數年間，西北數州相繼淪沒於吐蕃，長安也一度失陷。唐王朝國勢一蹶不振，盛唐局面從此一去而不復返。

以上簡述了高適所處的時代背景，這些在他的生活及創作上都曾打下深深的烙印。

高適出生在一個世代爲宦的家庭，其父從（一作崇）文，位終韶州（今廣東省韶關市）長史。他幼年侍父做官，到過嶺南。家鄉無甚產業，舊唐書本傳說他「少濩落，不事生業」，他自己也每以蘇秦少時遭遇自比。他發憤讀書，但並未完全遵循一般舉子士人的正統道路，而是「喜言王霸大略，務功名，尚節義」（舊唐書本傳）。讀他的詩文可知，他鑽研學問，不限於儒家的經書，對史書和諸子百家，特別是兵家的書，尤廣泛涉獵。二十歲時，他西遊長安，滿以爲「書劍」學成，可以施展抱負，而實際却是「白璧皆言賜近臣，布衣不得干明主」（別韋參軍），根本無進身之門，結果失意而歸，客居宋州宋城縣（今河南省商丘市）。舊唐書本傳說他「家貧，客於梁宋，以求丐取給」，實際上他是在友人資助下，過着隱耕、讀書和浪遊的生活。這一時期，他定居宋城，未曾遠遊。首探仕途所受的挫折，對他的打擊很大，但他並未心灰意懶，而是「弱冠負高節，十年思自強」（魯郡途中遇徐十八錄事），「萬事切中懷，十年思上書」（苦雨寄房四昆季）；但是，「君門嗟緬邈，身計念居諸」（同上），終未獲得進身的機會。由於生活困頓，使他接觸到社會下層，體驗到民間疾苦，觀察到吏治得失，在詩中有不少反映。

自開元二十年至天寶七載這一時期，雖仍以梁宋爲定居基地，但也多次出遊，逗留他鄉。其間曾北遊燕趙，應舉長安，落第留京，暫居淇上，歸後又出遊魏、楚，旅居東平（詳後附年譜）。在此期間，他第一次深入東北邊塞，並且在四處浪遊中更加廣泛地接觸了社會現實，對他的思想和創作產生了深遠

的影響，寫出不少邊塞名作和反映民間疾苦的篇章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天寶三載至六載，高適曾與李白、杜甫等在梁宋齊魯相聚同遊，賦詩抒懷，切磋藝文，彼此在生活上、創作上都產生深刻影響，留下美好記憶，堪稱文學史上的一次盛會。

天寶八載夏，經睢陽太守張九皋推薦，舉有道科赴長安，授封丘尉，立即赴任，一直做到天寶十一載。在此期間，他作爲一個下層官吏，體察到民事的艱難，吏治的腐敗，逢迎長官的難堪。深感人微言輕，仰人鼻息，難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；也深感自己耿直寬厚的胸懷與污濁苛刻的官場吏務難以相容。因此辭官之念，不時滋萌。中間天寶九載冬至十載春，曾北使青夷軍送兵，重至北塞，再遊燕趙，邊事緊迫，職卑無爲，感慨而歸。這時期又寫了不少關於民事、吏治和邊塞的詩。

天寶十一載秋，終因厭倦爲吏生涯，辭去封丘尉，西遊長安，另謀出路。在長安曾與詩壇名輩王維、杜甫、岑參、賈至、儲光羲、綦毋潛等聚首同遊，會老友，交新朋，再一次得到切磋詩文的機會。不久即經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的判官田梁丘引薦，赴西塞入哥舒翰幕府任左驍衛兵曹參軍，充掌書記。當年末，隨哥舒翰入朝，哥舒翰在玄宗面前對他大加稱讚。高適在哥舒翰幕府任職四年，身遇知己，受到重用，頗爲得意，成爲他仕途升遷的起點。但是生活地位和思想感情的變化，却給他的創作帶來不利影響，開始在文學事業上走下坡路。

天寶十四載十一月，安史之亂起。十二月，高適拜左拾遺，轉監察御史，佐哥舒翰守潼關。天寶十五載六月，哥舒翰兵敗，高適西去，走捷徑趕上奔蜀的玄宗，拜爲御史中丞，隨玄宗至成都。當年十二

月任淮南節度使討永王璘叛亂。至德二載又參與平安史叛軍。乾元元年，遭權臣殿中監、太僕卿李輔國讒，左授太子詹事。其後曾先後出任彭州、蜀州刺史。廣德元年，遷劍南節度使。當年七月，吐蕃陷隴右，十月，侵入長安，高適在蜀發兵臨吐蕃南境加以牽制，師出無功。十二月，松、維、保三州相繼爲吐蕃所陷，高適亦不能救。次年爲嚴武代職，還京後任爲刑部侍郎，轉散騎常侍，加銀青光祿大夫，進封渤海縣侯。永泰元年正月卒。自安史亂起，高適一生最後一段時期，確如舊唐書本傳所說：「逢時多難，以安危爲己任。……累爲藩牧，政存寬簡，吏民便之」，「適以詩人爲戎帥，險難之際，名節不虧，君子哉！」但他這一時期的創作却並不景氣，安史之亂的動蕩歲月，沒有在他的創作中留下多少痕跡。從酬河南節度使賀蘭大夫見贈之作、同河南李少尹畢員外宅夜飲時洛陽告捷遂作春酒歌、酬裴員外以詩代書等寥寥幾首詩中，雖能看出他的喜怒哀樂之情也還能和着時代的脈搏而起伏，但是對現實生活的反映太不夠、太膚淺了。此中原因複雜，精力集中於政事軍務固然是一個因素，但主要恐怕在於他身居高位，浮在上層，使創作脫離了現實生活的土壤，從而留下一個低弱的尾聲。令人欣慰的是，他與杜甫的友誼，年深益篤，二人在西南相會，屢有酬贈，皆爲情摯感人之作。

三

高適的作品，有詩、賦、散文，而以詩數量最多，成就最高。他的散文不多，又多是應用文，除罷職還京次睢陽祭張巡許遠文敘事抒情感人肺腑外，其他多缺乏藝術性。中唐以前的詩人，多長於詩而拙

於文，詩歌用於生活的各方面，許多該用文的場合都以詩代替了，高適也是如此。這裏我們主要分析一下他的詩歌的思想藝術成就。

高適素有邊塞詩人之稱，他的邊塞詩成就極高，在整個唐代邊塞詩中是很突出的。前已敍及，高適一生曾三次出塞，這是有社會原因的。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六說：邊將「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」。加以邊將在外有權表奏選任自己的幕僚，因此仕途淪落之士人，往往出塞謀取出路。高適如此嚮往邊塞，除心懷輜略，受安邊之志所驅使外，謀求仕途進身之階，也是一個很實際的原因。高適多次親臨邊塞，對征戰生活有深入的觀察與體驗，加上嚴肅、刻苦的藝術實踐，故能成爲著名的邊塞詩人。高適邊塞詩的成就，主要集中於前兩次出塞，第一次以淪落布衣之身，第二次以縣尉卑下之職，地位低下，懷才不遇，處境基本上是相同的，因此敢於正視和揭露邊事的實際情況。這兩次出塞所寫的邊塞詩，思想、風格是一致的，具有以下特點：第一，表現了抵禦侵犯、安定邊疆、建立功勳的豪情壯志與懷才不遇、抱負不得實現的強烈矛盾。如第一次出塞：「常懷感激心，願效縱橫謨；倚劍欲誰語，關河空鬱紆。」（塞上）第二次出塞：「登頓驅征騎，棲遲愧寶刀。遠行今若此，微祿果徒勞！」（使青夷軍入居庸）（三首）第二，敢於議論邊策，揭露弊端。他不僅因奚、契丹統治者起釁侵擾而感到憤慨，也歎息由於邊防失策，邊將因循無能或邀功求爵，致使戰事連年不已。他反對消極抵抗，苟且偷安，認爲「轉鬥豈長策，和親非遠圖」（塞上），主張選用良將，發揮威勢，根除邊患，「總戎掃大漠，一戰擒單于」（同上）。他還認爲歸降的胡人不可依靠：「戎狄本無厭，羈縻非一朝，饑附誠可用，飽飛安可招！」（睢陽酬別暢大

判官對厚遇降胡，虐待戍卒的作法甚爲不滿：「戍卒厭糟糠，降胡飽衣食，關亭試一望，吾欲涕沾臆。」（薊門五首）第三，留意體察戍卒的思想感情，反映他們的生活和呼聲。既表現士卒英勇殺敵的豪情，又表現他們久戍思歸的哀怨，既歌頌、讚揚士卒視死如歸的獻身精神，又悲歎、惋惜他們身遭塗炭的非人待遇。這種複雜矛盾的思想感情，又常常體現在一組詩（如薊門五首）甚至一首詩（如燕歌行）中，這正是現實複雜矛盾的深刻反映：敵人的進犯，自然激發戰士們的愛國感情，因而奮勇抗擊；但由於邊策失當，久戰不已，兵困民敝，特別是軍中將兵之間，存在着階級的對立和壓迫，苦樂懸殊（戰士軍前半死生，美人帳下猶歌舞），又不能不使奮戰士卒和正義之士悲憤寒心。在高詩中，士卒和作者這種複雜矛盾的思想感情又總是交融一體的，說明詩人對士卒的體諒和同情，這是由詩人當時的處境和地位所決定的。

高適第三次出塞，在哥舒翰幕府任職，當時主將戰功卓著，自己也比較得志，邊塞詩作的內容風格遂與前二次迥然不同。第一，以歌頌戰功爲主，暴露邊事腐朽面的詩絕無。如前所述，哥舒翰對安定西部邊塞確有功勞，但也有迎合最高統治者開邊黷武的欲望，輕妄用兵、邀功求爵的一面。高詩對前方面的反映是充分的，而對後一面却不够清醒，總是盲目歌頌而絕無微詞。其中把歌功與安邊理想結合在一起的，還有點積極的意義，如：「萬騎爭歌楊柳春，千場對舞繡麒麟。到處盡逢歡洽事，相看總是太平人。」（九曲詞其二）這裏勝利、安定的歡悅之情，與當地人民「至今窺牧馬，不敢過臨洮」（哥舒歌）的情感是吻合的。但大多已經失去了人民性的光彩，有的甚至不分是非曲直，盲目歌頌不義之戰

（如李雲南征蠻詩）；或在歌頌戰功時過多頌揚嗜殺的情景，如「泉噴諸戎血，風驅死虜魂。頭飛攢萬戟，面縛聚轅門。鬼哭黃埃泉，天愁白日昏」（同李員外賀哥舒翰大夫破九曲之作）。第二，反映士卒遭遇不平的作品消聲匿跡。第三，抒發壯志，決心建功的激昂情緒成爲詩歌主調，個人懷才不遇的哀怨聽不到了。塞下曲就是這樣一篇典型的作品：「萬里不惜死，一朝得成功，畫圖麒麟閣，人朝明光宮。大笑向文士，一經何足窮！」他已經沒有牢騷怨言了，「爲問邊庭更何事，至今羌笛怨無窮」（金城北樓），只不過是異域鄉愁這種人之常情的流露，而且這種鄉愁也早已在知遇之感中得到慰藉：「豈不思故鄉，從來感知己。」（登隴）

反映民間疾苦，是高適前期詩歌又一個主要內容。高適長期落魄失意，使他接近、同情下層人民，而到處浪遊又使他廣泛地接觸了社會現實，他不僅瞭解實際情況，而且有政治理想，不僅看到天災，而且注意到人禍，因此他的某些詩往往不是就事論事，而是觸及制度的弊端、時政的得失和吏治的殘虐，內容相當深刻。他認識到土地兼併、租稅無度給農民帶來的苦難，主張抑兼併，輕賦徭，調整均田租庸調法，如：「試共野人言，深覺農夫苦。去秋雖薄熟，今夏猶未雨。耕耘日勤勞，租稅兼烏鹵。園蔬空寥落，產業不足數。」（自淇涉黃河途中作十三首其九）「租稅」句是說租稅既重，土地又壞。「產業」主要指土地，此句反映了均田分配數的不足，正是均田租庸調法遭到破壞的反映。過盧明府有贈：「奸猾唯閉戶，逃亡歸種田。……皆賀蠶農至，而無徭役牽。」奉寄平原顏太守：「豪富已低首，逋逃還力農。」又反映了豪族的兼併與農民流亡的因果關係，表達了作者抑兼併之家，歸逃亡之戶，節制徭役，不違農

時的主張和理想。他認為吏治的得失直接關係到人民的死活，從而信奉儒家「仁政」、「教化」及老子「無爲而治」的思想，主張行寬簡便民之政。他在許多詩中一再歌頌春秋時單父邑宰宓子賤「鳴琴而治」的不擾民之政，稱讚現實中的良吏能效法子游宰武城時所行禮樂教化之道（見過盧明府有贈）。他自己做封丘尉時，甚感催租逼役於心不忍：「鞭撻黎庶令人悲。」（封丘縣）他有救民之志，不顧直言時弊而獲罪：「永願拯芻蕘，孰云干鼎鑊！」（淇上酬薛三據兼寄郭少府）他有濟世之策，却因身遭棄置無人理睬：「縱懷濟世策，誰肯論吾謀！」（東平路中遇大水）憤激之詞透露着對人民的深切同情。當然這些詩並未觸及封建剝削的本質，這是詩人思想和時代的局限，我們不應苛求。這些詩的意義在於透過表面的「盛唐」氣象，反映了潛在的矛盾和危機。他反對粉飾太平，認為「安人在求瘼」（淇上酬薛三據兼寄郭少府），只有體察民間疾苦，瞭解時政弊端，改革圖治，才能安定人民。

高適長期淪落，懷才不遇，對權貴專權，世態澆薄，深有感觸，寫了不少有關的詩歌，成為高詩又一個突出的內容。行路難，別韋參軍，效古贈崔二，苦雨寄房四昆季，邯鄲少年行等，言志敘懷，感情真摯，反映了下層士人的共同思想情緒。這類詩表達了詩人「理道資任賢」（淇上酬薛三據兼寄郭少府）的政治理想，深刻揭露了「國風沖融邁三五，朝廷歡樂彌寰宇。白璧皆言賜近臣，布衣不得干明主」（別韋參軍）「一朝金多結權貴，百事勝人健如虎。……有才不肯學干謁，何用年年空讀書」（行路難）的現實，說明即使在仕路比較開放的盛唐，也並未改變貴族特權政治的本質。至於李林甫執政以後對士人的嫉恨和壓抑，也有側面的反映。高適的這一類詩多表現為酬贈形式，其中有對上與對友之別，對上

多有奉承之辭，言不由衷，對友則無所顧忌，吐露真情。當然也有局限，如抒發濟世之志往往伴有對功名利祿的熱衷追求，失意的感慨往往摻雜着悲觀出世的念頭，不滿權貴而又不惜屈身干謁，甚至違心地奉獻諛詞，如留上李右相等就是明顯的例子。

詠史的題材在高詩中也較多見。善於總結歷史經驗教訓，作為現實統治的借鑑，是唐王朝興盛的原因之一，唐太宗貞觀年間「君臣論治」就是典型一例。高適重視這一傳統，十分留意歷史這面鏡子。他諳熟歷史掌故，不僅在詩中經常援引，而且寫了不少直接詠史的詩，如三君詠、銅雀妓、題尉遲將軍新廟、詠史、辟陽城、同觀陳十六史興碑、古大梁行、武威作二首等。這些詩，或寫歷史事件，或寫歷史人物，就當時而論，包括了現代史、近代史、古代史的內容。其中多「禾黍」之思，興亡之歎，不能說不是針對盛唐的昇平假象和玄宗晚年荒於政事而發的。此外，強調統治者要用賢良，辟奸邪，君明臣忠，直言無忌，從諫如流，表現了他開明的政治理想。

高詩不僅大多思想內容充實深刻，藝術成就也是突出的。詩中五古、七古、五律、七律、排律、五絕、七絕諸體皆備。明胡應麟詩數論其五古有「深婉有致，而格調音節，時有參差」，「黯淡之內，古意猶存」之語（內編卷二）。論七古則曰「盛唐高適之渾，岑參之麗，王維之雅，李頎之後，皆鐵中錚錚者」，「高、岑、王、李，音節鮮明，情致委折，濃纖修短，得衷合度」。（內編卷三）論排律云：「盛唐排律，杜外，右丞為冠，太白次之。常侍篇什空澹，不及王、李之秀麗豪爽，而信安王幕府詩二十韻，典重整齊，精工贍逸，特為高作，王、李所無也。」（內編卷四）論五律云：「達夫歌行、五言律，極有氣骨。」（內編卷五）論

七律云：「王、岑、高、李，世稱正鵠。……常侍意勝詞，情致纏綿而筋骨不逮。」又：「雖和平婉厚，然失盛唐雄瞻，漸入中唐矣。」又：「高、岑明淨整齊，所乏遠韻。」（同上）論五絕、七絕云：「盛唐」長七言絕，不長五言絕者，高適夫也。」又評高適七絕云「渾雄」（內編卷六）。皆為有得之見，可資參考。

高詩各體在特色上雖有參差，但又存在一個總的藝術風格，前人多以「悲壯」稱之。如宋嚴羽說：「高、岑之詩悲壯，讀之使人感慨。」（滄浪詩話詩評）最先提出「悲壯」之論。明胡應麟襲嚴說，論五古詩云「高、岑悲壯為宗」（詩藪內編卷二），總論亦稱「高、岑之悲壯」（外編卷四）。所謂「悲」，就是悲憤感慨，所謂「壯」，就是雄渾豪壯。在嚴羽前後其他論高詩者，雖未直云「悲壯」，但評語中也含有這種意思。如高適之至交杜甫說過：「高岑殊緩步，沈鮑得同行。意愜關飛動，篇終接混茫。」（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）唐殷璠也說：「適詩多胸臆語，兼有風骨。」（河嶽英靈集卷上）元辛文房評岑參時曾連及高適，說：「詩調尤高……與高適風骨頗同，讀之令人慷慨懷感。」（唐才子傳）岑參傳）這些評價，或不謀而合，或先後相襲，皆準確地概括了高詩的藝術風格。

文如其人，高詩這一風格的形成，首先有其個人生活和氣質的基礎，這就是慷慨任俠，長期落魄，親臨邊塞，投身戎旅等因素。文關時勢，高詩的這一風格，又與詩歌發展的歷史潮流分不開。我們知道，初唐詩壇還沒有擺脫齊、梁浮靡詩風的影響。到初唐後期，陳子昂代表時代要求，標榜「漢魏風骨」，倡導詩歌改革，使詩風有所轉變。至盛唐時，詩歌革新才卓見成效，唐體大備。高適正是在這個詩歌發展潮流中，「以雅參麗，以古雜今」，「聲律風骨」兼備，尤以「風骨」見長的一個詩人。

高適以寫抒情詩爲主，他的抒情詩藝術特色鮮明，成就較高。

直抒胸臆是高詩的一個特點，故殷璠說：「適詩多胸臆語。」直抒胸臆易流於淺露和抽象，而高適則善於用樸實而熾烈的語言，真率地表達深切的感受，細膩地刻劃複雜的心理，彷彿向你打開心扉，深邃而洞澈，詩的感染力很强，人物形象也很鮮明。如「拜迎官長心欲碎，鞭撻黎庶令人悲」（封丘縣），「龍鍾還忝二千石，愧爾東西南北人」（人日寄杜二拾遺）等等，披露胸襟，淋漓盡致。揭示別人的心靈，也能體察入微，如「相看白刃血紛紛，死節從來豈顧勳？君不見沙場征戰苦，至今猶憶李將軍」（燕歌行），「意氣能甘萬里去，辛勤動作一年行」（送渾將軍出塞）等等，直探心曲，委婉有致。

夾敘夾議而又飽含着強烈的感情是高詩的又一個特點。情感事而萌，緣理而發，事、理、情總是交融一體的，因此抒情詩往往離不開敘事議論。高詩善於處理三者的關係，在敘事、議論時不落入板滯、概念、沖淡詩情，而總是流露着發自肺腑的愛憎感慨之情，增濃詩意。如「戰士軍前半死生，美人帳下猶歌舞」（燕歌行），不平之感溢於言表。「鐵衣遠戍辛勤久，玉筋應啼別離後。少婦城南欲斷腸，征人薊北空回首」（同上），相思之情，纏綿悱惻。「世人向我同衆人，唯君於我最相親，且喜百年有交態，未嘗一日辭家貧」（別韋參軍）敘友情飽含着無限感激。至於議論，有時昇華爲反映事物本質的格言警語，如：「臨邊無策略，覽古空徘徊。樂毅吾所憐，拔齊翻見猜，荆卿吾所悲，適秦不復迴。然諾多死地，公忠成禍胎！」（酬裴員外以詩代書）末二句高度概括了人間的不平，表達了詩人深沉的感慨。又如：「不是鬼神無正直，從來州縣有瑕疵。」（同顏少府旅宦秋中）深刻揭露了任職州縣，逼民事上難堪

之務與正直善良之心的矛盾。有時則結爲疑惑不解的質問，如：「惆悵閔田農，徘徊傷里閭；曾是力井稅，曷爲無斗儲！」（苦雨寄房四昆季）「東鄰少年安所如，席門窮巷出無車。有才不肯學干謁，何用年年空讀書！」（行路難）「緬懷當途者，濟濟居聲位，邈然在雲霄，寧肯更淪蹟！……我慙經濟策，久欲甘棄置，君負縱橫才，如何尚顛顚！」（效古贈崔二）不平之氣，更爲憤激。

高詩單純寫景之作不多，但抒情、敘事、記行多伴有景物描寫。高詩寫景也獨具特色，即善于在具體描繪中表現主觀感受，多有我之境、寫意之畫，如「溪冷泉聲苦，山空木葉乾」（使青夷軍入居庸），「蒼茫遠山口，豁達胡天開」（自薊北歸），「石激水流處，天寒松色間」（入昌松東界山行）等。有的情景交融，意趣洋溢，如「雲開汶水孤帆遠，路繞梁山匹馬遲」（送前衛縣李案少府），別情無限；「門前種柳深成巷，野谷流泉添入池」（寄宿田家），野趣盎然；「湍上急流聲若箭，城頭殘月勢如弓」（金城北樓），豪氣滿懷；「白雲勸進杯中物，明月相隨何處眠」（賦得還山吟送沈四山人），逸志高邈。

高詩手法質樸，語言平實，意勝於辭，在綜合吸收漢魏六朝的詩歌傳統時，以漢魏爲主，故藝術上給人以渾浩之感，恰如沈德潛評漢魏詩所說：「渾渾灑灑，元氣結成，乍讀之不見其佳，久而味之，骨幹開張，意趣洋溢。」（唐詩別裁集例言）

高詩也有不足之處，就是有時爲了應酬，敷衍成篇，堆砌典故，食古不化，有些篇章讀來頗感滯礙。